



# 理 實 論 與 踐 的 對 話

## 社會現象的後設理論分析

社會現象就像生活一樣，常常平凡地被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偶爾有些漣漪，激盪起些許浪花，但瞬間又趨於平靜。然而，身為宇宙萬物主體的我們，若能以敏銳的心與同情的理解，深刻體察如飛奔般急速的萬象時，這個有情世界將帶給我們更多的啓發，也讓我們會具有更宏觀的視野與包容的胸襟，成為一個現代而不迷失的真正的人。

李琪明

在古希臘的思想中，「理論」(theoria)是指以超越實利的角度來觀照事物的一種「沉思」(speculation)，由此可建立普遍而抽象的形式、法則。「實踐」(praxis)則是一種社會生活條件的滿足和實現。然古希臘人認為「理論」的價值基於「實踐」的價值——理論乃是一種與俗世生活斷裂的智慧，也是朝向真善美理想生活的憑藉(註一)。此觀點正與社會學理論中功能論與結構主義等強調律則性知識的建立，以及理論是用以解釋、預測和控制社會現象的觀點是相互謀合的。不過，這種建基於「科技興趣」的認知取向卻忽略了社會中的「主體性」的重要性，因而基於「實踐興趣」的社會學理論則強調理論和實踐都必須置於「生活世界」中來檢驗與修正。晚近，基於「解放興趣」的批判理論等則又主張理論與實踐二者是一種間接的動態辯證關係，理論對實踐只具

有啓蒙的作用。基於上述三種取向，無論理論與實踐的關係爲何，此二者皆是緊密相連的。因此，在剖析社會現象時，各種社會學理論恰似不同的觀照光束探照生活世界的各個面向，使得社會現象背後的蘊義顯露出來。

然而，社會現象有時就像「生活」一樣，常常「平凡」地被視爲理所當然，但社會現象往往就在這樣不知不覺間轉換其面貌。譬如大多數人生存的重要憑藉——「工作」，目前臺灣社會出現了一系列的現象，或許很多人並未察覺，但其背後卻蘊藏了社會學理所關注的諸多問題：

個人工作室早盛行好幾年，職業不一定等於朝九晚五每天坐在某個城市某棟大樓的某個角落等待升遷；個人，可以游移在一會兒是老闆，一會兒是員工的角色間；工作，可以是三天不開工，或者是二十四小時不休息。專業也不再意味只能專一個業；「滴水不生苔」，生苔大概不是好石頭。一場晚會裡，主持人用一連串的頭銜介紹出場的來賓：「他是名嘴、名歌星、名作家、名節目主持人：」一個人的身分已不是三言兩語道得盡。（註二）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向來是強調「角色」的重要性，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有分、女有歸」等，因此，工作亦強調一種敬業的精神，每個人獻身其各自的崗位上，方能符合道德倫常之規範。社會學論中的功能論亦對此多所強調，涂爾幹(Durkheim)在其《社會分工論》一書中即強調社會分工的重要性，由此也導出「各居其職，各盡其責」的工作倫理，士、農、工、

商等是爲「角色」上明顯的標記，而此「角色」可在「社會化」過程中轉化或強化。因此，對於現今出現老闆和員工上下位階不清、「專業」意義重新界定的「名不正則言不順」等現象，顯然是社會秩序失調的結果。

不過，就傳統逐漸解組，價值傾向多元的趨勢看來，以往「成功」的標準可能是單一的途徑，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與「學而優則仕」等深植社會大眾心底的價值觀，今日則成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相對價值，要成一個「新」還要更「新」的人類才代表進步。所以要滿足個人的「成功」需求，不能再侷限於單一的工作角色，唯有讓自己的觸角延展，成功的機率才越大。此適驗證交換理論學者霍曼斯(G.C.Homans)所主張交換理論中的「成功命題」，即對人們所採取的所有行動而言，如果一個人的某一特殊行爲愈常獲得報酬，則他將更可能樂意於從事該行爲。因此，在現代多元報酬的情況下，「全方位」角色的尋求便成趨勢。

反之，自古以來爲求單一角色扮演得宜者，往往必須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中，誠如米德(G.H.Mead)所謂「自我」不僅由特定他人或團體所形成，更是由「概括化的他人」所形成。因此，高夫曼(E.Goffman)以戲劇比擬的理論來說明人生如戲的道理。其實，如果人生如戲，人也就未必堅持一定得扮演某一角色吧！

但是如傳統的所謂「三綱五常」等「道德律令」，卻常使人

求。同樣地，在今日物質發達的「現代化」社會中，雖減少了傳統的桎梏卻產生了人與人間的「疏離」與「異化」，由下列所摘引的篇章中或可見其梗概：

在臺北火車站，每逢周末，開往花蓮的自強號總是一票難求，據說是因為其中有三成以上的人都是要往同一個目的地——證嚴法師的道場。臺灣政壇與商界現在最流行的不是大打高爾夫球，而是打禪七，八十一年三月，北投農禪寺一次為期三天的禪修班，就聚集了四十多位政、經、學界的知名人士。宗教產品與活動也越來越多樣化，臺灣現在包括第四台在內，已有四十幾個宗教性節目。（註三）

「宗教」是自有人類以來最神秘的一個領域，因著人的「有限性」而產生了宗教的信仰，直至今日並不因科技的昌盛而稍減。此種現象就弗洛姆(E. Fromm)的觀點而言是源於人的一種「認知心向與獻身指標的需求」，亦即中國人常說的「安身立命」的意思。由於現代人的「忙、盲、茫」而產生的疏離感與孤獨，使得宗教成爲心靈安頓的最佳選擇之一，亦即在現今高度分工、科層體制結構籠罩的社會，個人在既有的結構中尋覓來自心底深處的聲音，或許這也正是李維·史陀(Levi-Strass)所主張「社會深層的普遍心理結構」的一種表現形式！易言之，此正足以表現出人的「主體性」再度於「社會結構」中凸顯出來，曾被化約爲結構的「生活世界」也再度浮現，「意義」的詮釋也成爲時下人們追逐的新方向，此可從「休閒」觀念的被強調可窺其端倪：

在一條街上走進「好厝邊」，坐在板凳上吃碗切仔麵，如果不是窗外的喇叭聲，店裡的磚牆、雨蓑、斗笠、碾米機，會令人以爲置身於四、五〇年代的臺灣鄉下；吃完了麵，到「京兆尹」去點個芝麻糊，裡頭圍繞著中國北方的氣氛；再走一點，一家「南方安逸」則完全是美國南方Gulf的風味，可以聆聽爵士樂，喝杯特調的「螺絲起子」。（註四）

「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基本課題，演變至今「吃」的「社會性」象徵意義已遠大於「生物性」的需求滿足，因此，具有創意、詩意、情意的「吃」，便成爲有閒階級或年輕人擁抱的新「圖騰」。中西可以合璧、古今可以並存，時空可以隨心所欲地拼貼，人們彷彿在一片「吃的啓蒙」與「吃的解放」聲中奔逐趨驚，從「吃的文化」變遷中可以看出「絕對」的時代過了，符合邏輯的思考被重組，或許這已成了一個「批判」的時代——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再製」、批判「意識型態」；，新舊「對立」不再混亂的徵象，良莠「衝突」不再是滅亡的指標。只是，這種「解嚴」的社會狀態距離哈伯瑪斯(J. Habermas)所謂「理想的說話情境」似乎仍甚遙遠，人們「溝通能力」的預設也受到質疑，這使得我們不禁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人是什麼？人一向自許爲「天子驕子」、「神的兒女」或「萬物之靈」，然自達爾文(Darwin)發表《物種起源》以來，人的地位頓時受到貶抑，尤其社會生物學的提出，更指出物種（包括人）不可能有超出自身生物本性的某種「超驗的」的目的，而遺傳因素雖然不

規定社會行爲的所有細節，但規定了文化演變的特定方向。因此，人彷彿在決定與自由中找尋一個平衡點，休閒也似成爲人「衝決網羅」（註五）的方式之一。也因此，人不再是孤立的個體，人不過是宇宙萬物之一，因而人又再與世界合一，復古風、重歸自然、環保、共同體等概念的興起在在提醒人類整體世界觀的重要性。因爲空前科技進步與物質享受背後卻是能源、資源等的不斷耗費所付出的代價，所謂「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雷夫金（Rife）在〈能趨疲：新世界觀〉一書中更是提出「世界系統不斷在耗能」的警語。因此，如何在社會現象的輸入與輸出間取得平衡，並促成系統的進化，應是現代人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註一：參見陳伯璋（民74）：潛在課程研究。臺北，五南，頁224。

註二：摘自李慧菊等：後現代的迷失。載於1993年1月15日遠見雜誌。

註三：同註一。

註四：同註一。

註五：衝決網羅一辭爲革命烈士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中所提出。

